

國朝漢學師承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甘泉江 藩纂

王鳴盛 金日追

王鳴盛

鳳喙

禮堂

西莊

清詩序  
學家既  
有字矣  
又身存  
一字又  
有別字  
此實錄

王鳴盛字鳳喙。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愨公德潛以禮部侍郎

宋明

末年江

湖無所

文古習

氣不足

為訓

致仕和宜

加以詩名

高海內一

又與王侍

節白上堂

加先生學

三子於文

者不能有限

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  
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  
唱和文慈以為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  
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為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  
古文固偽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  
大誓固偽而唐人所斥為偽大誓者實非偽也古文之  
真偽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  
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  
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  
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藏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

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望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閭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

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所撰尙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槩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

金日追  
璞園

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泚卒年七十有八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良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良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曉微  
辛楣  
竹汀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微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

行在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

亮全椒吳昉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尙書大興何翰如久領

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第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卽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又奉

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卽

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

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

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  
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左  
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  
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  
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  
北之說上下僣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  
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  
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  
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  
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

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  
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  
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  
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  
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  
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  
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一四易也  
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  
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  
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

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伸。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

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  
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  
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  
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  
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  
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  
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  
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  
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  
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

蔡君謨說

於豫云復初之

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木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姤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鼃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賓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

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



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

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認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

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潛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

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澮。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  
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  
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  
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  
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  
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  
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  
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  
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

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好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舅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勳。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

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畧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閻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

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  
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  
所惡也。宋襄公用節，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  
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  
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  
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  
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  
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  
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  
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之



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

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且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

者有之。或其夫淫醜凶悍。寵溺嬖廢。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

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庚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

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

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交，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

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

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



以不皆道  
括林補注

薛廣合志

據錢通御碑漢藝文志  
略補

經史文字攷異三卷

唐石經攷異一卷

類類四卷

日修唐書史日表

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謬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

二卷

三史拾遺五卷

諸文拾遺五卷

南北史傳一卷

唐學士年表一卷

宋中興學士年表

一卷

四史朝聞考四卷

通鑑注辨正二卷

洪文敏年譜一卷

陸放翁年譜一卷

王伯厚年譜一卷

王介州年譜一卷

鄧縣志二十卷

鄧縣志二十卷

五十卷詩集十卷二十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

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

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卷補元史

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

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

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

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

古人云經目而識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

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

長興縣志二十卷

天聖閣碑日二卷

統年錄四卷

統德錄四卷吳興舊

德錄四卷

金石文字目錄八卷附

疏一卷

一統術衍二卷術鈐一卷

風俗通義選文二卷

三言錄十卷

四通集四卷

石竹河先生著

長興縣志二十卷

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塏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帶，東垣舉人，繹侗、東壁、東塾皆諸生。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澂淪汪紉、青王鶴谿、王耿

張說亭

一作在源

日記抄乃  
小虛

所抄

今世所行

刻本為

何夢神

手錄

官樂律釋四卷

律稽覽政正一卷

秋三傳釋疑

文聲余三卷

文粹傳

記釋疑五卷

血齋詩鈔三卷

耕齋吟稿一卷

予詩文集卷之四

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秣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

馮相保章遺法

右疏亭氏著

說文解字新詮十四卷

顧雅輝義十卷釋地一卷

聖賢家墓攻十二卷

內則注三卷

史記補注一百三十卷

漢書十表注十卷

說苑集錄四卷

心器款識四卷

亦人錄八卷

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址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為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輯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

吳語四卷

吳語文二卷金鳳王

生詩二卷

江十蘭四卷

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  
藏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  
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  
至臥榻間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玷  
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  
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

命曰塞外不能事劄劄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  
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  
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  
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

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調恤其  
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  
幾人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甘泉江 藩纂

王蘭泉先生

袁廷禧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教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卽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檻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

玉視  
德甫  
述庵  
蘭泉  
琴德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弼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  
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  
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  
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  
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棊  
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肆業紫陽  
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  
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  
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  
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

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迎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尙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瑄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八

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尙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略。緬酋情駁乞降。經略

屬先生草檄諭惜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

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二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

詔罷五位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壟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旣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

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

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峯又克兩大礪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礪海蘭察

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旣得美諾率  
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  
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  
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  
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壘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  
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  
文書恒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

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  
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啓行抵

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

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

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

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

營於噶喇依卽翻耳厓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

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



急索諾木率其兄夾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  
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齋  
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  
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  
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曾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  
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齋之樂宴畢。

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着陞授鴻臚寺

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

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二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

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

多。

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  
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

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  
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  
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

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敎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敎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

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

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  
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  
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  
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  
三百里先生乃設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  
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  
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  
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  
合兵據險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尙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

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尙書復興領兵從河  
南來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  
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燾率衆降  
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  
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  
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  
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  
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殪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  
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  
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

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  
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外  
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  
知縣孫岳灑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  
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選緝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

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卽

命入京

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傷。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青縣。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潛折色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鞠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

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攢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

諭歲暮苦寒。宜煖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

已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還。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

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

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毯筆墨等十六件獻  
詩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陞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  
平之故奏對畢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

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櫟。五代史注揭櫟。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櫟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

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校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將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筭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子言大怒造謗

袁廷構

又山陰

壽階

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晚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構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



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  
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  
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  
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  
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詩酒流連  
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  
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  
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  
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  
年四十有七蒲與壽階少同里開後攜家邗上壽階館

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  
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尙  
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  
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  
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  
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  
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  
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  
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  
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

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藉以秋華。日以秋華者，謂此爲月  
令。有黃華之藉字，以別於菊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遠  
麥也。嘑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嘑喻也。曰：淮南宋蔡  
舞嘑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  
潤織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竿笙筑坎侯皆  
七言也。麋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麋牝  
麋則磨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部儘氣液  
也。小徐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  
盡，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  
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如小徐本，故字

鈕樹玉  
非石

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丕，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犴，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稚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水竹君  
美叔  
美叔  
美叔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筍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琪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

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旣而輾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敘。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

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齋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敘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



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遠受學其考之於遠作此書正當遠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日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日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日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襍采孔

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  
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  
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  
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  
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  
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  
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  
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

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日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秦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尅從尅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甗之爲舜壺之爲壺固之爲曲薦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餽之萎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何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聖从士而

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窗聲玉篇。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涇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日樂。各奏爾能。賔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鍇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

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齧齧一角仰也。爾雅皆踊齧。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戎黎。戎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砭砭。从水从石。屨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亦爲蠢。蠢醜。詹諸縞衣。紳巾。紳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堯五帝於四郊。堯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澐。澐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澐。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澐。則澐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慙矣。慙，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之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

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  
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  
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裹爲解衣耕。甲  
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批罰爲持  
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  
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  
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  
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  
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涇鳥殊擊。已速救各引載。旃爲埃  
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陳。

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以曳當由。以繞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劉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从力。勉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章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



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臯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渤海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丌金。乃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丌聲。丌古酉丌非。非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  
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  
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武爲  
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  
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  
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  
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  
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

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啓之也又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

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

上言。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蔣賜榮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

是非証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穹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負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注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

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  
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  
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  
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  
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  
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  
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  
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釃酒盡醉而已  
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燵時嘗謂藩曰吾  
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

必居先生著書有風  
俗通校正素本藏葉  
太平安館今師全藏之  
有轉抄本校正一卷

李成 畏名

孫星衍 伯淵

吳嘉慶 嘉慶

蕭然遠矣。子二。長錫。自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鼐。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鼐。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即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

武億

虛谷

所

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圮。架席處洿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禱雨卽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



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盞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

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

貢瓶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筭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傅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

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  
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曹  
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  
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  
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  
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尙倔強不服  
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  
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搥其脛始伏地乃杖  
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  
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

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闕。茸。聞。此。言。卽。委。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坤。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忸。於。權。勢。會。將。入。

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坤。總。吏。部。事。駁。之。其。事。

遂寢乃請主東昌啓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和珅伏辜

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

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諫水通鑑皆能聞誦所著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

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鉦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笥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簋。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餠飢。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

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等河師  
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  
日下貧不能歸借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  
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  
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策而稚存仲則寥落  
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  
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  
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  
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  
君直  
稚存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間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

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既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曲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批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



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

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灝禮記法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在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

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

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

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權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寧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

子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  
實足啓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  
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  
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  
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  
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  
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

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謬

此林  
所  
製

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與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為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辯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為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二人焉：一為莊君忻，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

趙懷玉

張惠言

張惠言

自序

臧琳

詒之學。今官陝西。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肄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言。字皋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

臧鏞

在東

劉逢祿  
申材

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敘。元孫鏞刊行之。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